

應天府志卷二十七

人物傳二

吳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好學善隸書察孝廉不就刺

國朝志

史陶謙舉茂才又不應漢末避亂渡江孫策命爲

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

疏專歸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

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

之其功各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

群僚立而輔之吳主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昭前

曰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徒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權謝之操嘗與權書欲外擊劉備內取子布其見憚如此魏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遽下車吳王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惟醉愜臺中乃當止耳昭王色而出吳主使人呼昭還謂曰爲公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

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吳主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當置丞相衆議歸昭吳主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吳主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後公孫淵稱藩吳主欲遣使昭與相反覆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官則拜派出官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

折孤孤管恐失計昭熟視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
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
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致地與昭對
泣然卒遣張彌許晏往昭念言之不用稱疾不朝
吳主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
彌晏吳主數慰謝昭昭固不起因出過其門呼昭
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
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乃載以還宮
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

風吳主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禫之年
八十一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

諸葛瑾字子瑜瑯琊陽都人漢末避亂江東曲阿
弘咨見而異之薦於孫權權賓待之後爲長史轉
中司馬權遣瑾使漢通好與其弟亮俱公會退無
私而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
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
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嘗曰顏氏之德使人加
親豈謂此耶從襲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

呂蒙領南郡太守漢昭烈東伐吳吳王求和時或
言瑾別遣親人與昭烈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
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後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
流徙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
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
有和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爲人有容
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子恪才俊有威
名瑾每嘆非保家之子卒遺命素棺以時服歛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初爲縣吏後仕
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乃改爲是後依
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吳主權優文徵
儀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吳主以問
儀儀善其計拜忠義校尉儀陳謝吳主令曰孤雖
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既定荊州都
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
固辭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仰欲誘致曹休
休至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

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吳主遷都秣陵
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
詢然後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遷建業復拜侍
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
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
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有孤云無
聞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群臣屏息儀據實答問辭
不傾移吳主遂舍之嘉亦得免漢相諸葛亮卒吳
主垂心西州遣儀使漢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

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嬖二宮相切近
乃上疏言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
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
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服不精細
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吳主聞之幸儀舍
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
累辭讓以恩爲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
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
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吳主歎曰使人盡

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爲

賈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徵辟皆不就元帝遷鎮東大將軍引以爲軍司敦逼不得已乃輦疾至建業元帝親幸其舟側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床帳衣褥第物循一無所受時江東草創盜賊多發元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勸明部分設亭徼及愍帝即位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

老疾固辭元帝下令曰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撫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苟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又疾不宜兼職惟拜太常而已時朝廷新建凡有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以對爲當世儒宗其後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才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

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
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物不服用及踐
位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累表固讓元帝以
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勵備至期於不許命
皇太子親往拜馬循有羸疾而恭極接對詔斷賓
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元帝親臨執手流涕太子
問疾者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循少玩篇籍善
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
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王導字茂弘臨沂人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
鑒識量清遠陳留高士張公見而竒之曰此兒容
貌志氣將來之器也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
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元
帝亦雅相器重會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
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爲及徙鎮建康居月餘人士
莫有至者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曰瑯琊王仁德雖
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
月上巳元帝親觀禊乘有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

勝皆騎從紀瞻賀循顧榮竊覘之咸驚懼乃相率
拜於道左導勸引之以結人心乃使導躬造循榮
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導
勸收其賢俊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
爲政務在清靜每勸元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
是尤見委仗號爲仲父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
何也永嘉末遷丹陽太守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
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
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寡弱如此將何以濟
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
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顛中坐
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
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
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時軍旅方殷學
校廢缺導勸立學以端風化元帝納之及登尊號
引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
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及劉隗用事導漸見

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
敦之反也隗請悉誅王氏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
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元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
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拜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
意今者近出臣族元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
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
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
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時王
氏疆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元帝賢明欲更議所
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
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能奪明帝即位導受遺
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敦又舉兵內向時寢疾導
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敦平進封
始興郡公明帝崩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
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
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成
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
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

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
導入官侍衛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使以本官
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謀奉成帝出奔
義軍不果事平朝議遷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
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寇則無往不
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宜鎮之以靜群情
自安導善於因事就功雖無日益而歲計有餘時
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導乃與朝賢俱制
練布单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端至
一金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
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疋
以供私費成帝嘗幸其府縱酒作樂其見敬如此
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或稱亮當舉兵內
向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
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
何憂也咸和五年卒時年六十四成帝舉哀於朝
堂喪事賙禭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自導渡江子孫遂家建業衣冠人物一時爲威
導諸子皆知名洽別有傳

諸葛恢字道明瑯琊陽都人祖誕魏司空以起義
被殺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恢弱冠
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
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
黑頭翁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
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
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

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
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
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
以恢爲上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
侯復爲鎮東參軍與下壺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
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賧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
稱折中于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
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
才愍帝即位徵用四方賢雋召恢爲尚書卽元帝

以經緯湏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
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
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
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
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
浮華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
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
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
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建安伯

王嶠字開山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族永嘉末攜
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祐三息始
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遷太子中舍人
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叅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
欲禁私伐蔡洲荻嶠曰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
將殺周顛戴淵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
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

卽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埒重
不宜以疾告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卒
謚穆

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少有操行以孝友聞兄畿
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
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未應死但
服藥所悞父祝之歸家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
吾當復生可急開棺母及家又夢之即欲開棺而
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

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
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但奄然餘息將視累月猶不
能語闔家營視頓廢生業母妻皆有倦意含乃誓
絕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
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
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
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
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
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

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
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
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
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辟
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
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東
宮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預
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
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

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
之勢門使反田乘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
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
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
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
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賜沐帳被褥勅太
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
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

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鄒攸深交或問江左群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自含渡江九世皆堊建康曾孫延之有名于宋延之子竣別有傳

王洽字敬和導中子少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湏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

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

王彪之字叔武丞相導之姪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屢遷吏部尚書簡文執政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二人俱以下術進彪之執議不從桓溫欲北伐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開罪卿為其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息息先自倡獫狫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以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今

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
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
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拜職官省
則選清而得久職拜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任人
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可使庶官之選
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
役矣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以降請
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
之疾歸與簡文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
進已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
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
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
不拜徙太常後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
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
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
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
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
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

上免彪之彪之臨去郡凡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温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湏臾曾無懼容温嘆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湏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稟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封還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索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

遂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宏從之温亦尋死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至太元二年卒

范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著論以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温死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校養生徒絜已修

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化行在縣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出爲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

言孝武以窳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
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
初窳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
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少有特名朝命敦逼皆
不就人爲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年四十餘
始應大司馬溫命爲司馬溫深重之尋除吳興太
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
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

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或言將害王謝遂移晉室如
之甚懼見溫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
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蹙
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
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震内外人情噂
嗒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
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索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
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爲尚書僕射詔
總關中軍事疆敵寇境遣書續至安每鎮以和靖

人情頗安符堅率衆號百萬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命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校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

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性好音樂蒼喪不廢絲竹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介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裕之不宜專城後皆如其言由是識者服其居之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

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遇疾篤遂還都謂所
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
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
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
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
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
尋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曰文靖安避亂渡江遂
家建業其後衣冠人物與王道等時稱江左王謝
謝玄字幼度太保安之姪也少穎悟爲安所器重
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桓溫辟安與王珣
爲掾並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時求文
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
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
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
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
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
相監江北諸軍事廼選精銳數千人以劉牢之爲
帥號北府兵敵人畏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屢破

走之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廣陵以功封東
興縣侯及符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玄先
遣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斬梁成堅列陣臨淝
水軍不得渡乃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
爲陣是不欲速哉諸軍稍却今將士得周旋僕與
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
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
而我以鉄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
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于是玄等以精銳八

干涉淝水大戰堅中流矢臨陣斬符融敵衆奔潰
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
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
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
服器械軍資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詔遣殿
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餞節固讓不受賜錢百
萬綵千疋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乃以玄
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
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叅軍劉襲攻秦兖州

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兗州既
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夔謀堰
呂梁水樹柵立七埭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堅
子丕遣將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走之丕惶遽欲
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
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
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
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玠詔聽之會翟遼
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顛舉郡叛河
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詔慰勞令且
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遇疾求解職疏十
餘上久之乃授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卒於官追贈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

王珣字元琳洽之子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
俱爲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
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
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
人悉識其面孝武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

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及王國寶自媚於
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孝武慮身後怨隙必
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
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孝
武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
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
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
必大失朝野之望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
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
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得免恭復舉兵
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瑯琊水陸軍事四年以疾
解職歲餘卒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
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
立有清操雖口晏飲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
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
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
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

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隆安中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論屬常食不過菜帷帳噐服皆付外庫亦始終不易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

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都惟數畝小宅籬垣反陋茆屋六間僅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

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
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贈廉士以爲
榮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南將軍主簿隱之
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
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大賣之此外蕭然無
辦其清介如此

南北朝王曇首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操尚除著作郎
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
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

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梁盛德乃能
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
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行至彭城大會戲馬臺預
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
弟何如卿弘荅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曇首有識
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
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
受於人文帝鎮江陵時曇首自功豐爲長史轉鎮西
長史高祖甚知之謂文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

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
騰上蔭五彩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
天子氣文帝入奉大統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
到彥之固勸并言天人符應乃率府州文武嚴兵
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忝軍朱
容子抱刀侍衛在道有黃龍出負文帝所乘舟左
右皆失色文帝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
我何堪之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
此以爲侍中尋領右軍將軍徐羨之謝晦等誅曇

首與有力文帝欲封之會讌集因拊御牀曰此坐
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
首曰近日之事艱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
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
之灾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
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
所親委任兼兩官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
快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
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厦而

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文帝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文帝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

謝弘微晉太保安之族孫也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晉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

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又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曜等並有激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獲罪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宋高祖既即位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弘微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文帝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

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叅預機密兄曜卒
弘微蔬食積時衰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啜魚肉沙
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
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
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
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
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
至舉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
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他語亂之六年東宮始

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
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九
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
營葬混女夫殷獻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
濫奪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東
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少慕棲逸不關榮利
元嘉十五年徵至 永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
置生徒百餘人時四學並建文帝數幸次宗館資

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後又徵詣建康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太子諸王講喪服禮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王僧綽曇首子幼有大成之度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朝典宋元嘉中徙尚書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文帝末年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

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叅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文帝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文帝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文帝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

按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容易致宣廣不可
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文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
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
能裁弟不能裁兇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
綽曰向言不太直切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劾
弒逆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頃之劾料檢巾箱
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
收害焉時年三十一

王僧虔僧綽弟世爲宰輔昆仲有時名太保弘每
與兄弟集會任諸子孫相戲僧達下地跳作虎子
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
終當爲長者弱冠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
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
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
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允僧綽爲元凶所害親
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
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

羽化也孝建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兕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兕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藩皆孝

武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吳興太守又徙會稽中書舍人阮佃夫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佛衣去耳佃夫言於明帝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歷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已

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欲廢正雅樂不果齊高帝革命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至是乃謂兄子儉曰汝任

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武帝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耶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卒慈棄郡奔赴

時年六十

王儉字仲寶僧綽子幼孤爲叔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茆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於宋明帝尚陽羨公主解褐爲太子舍人起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蒼梧暴虐求出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齊高帝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儉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

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其手褚淵嗒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明年轉左僕射屢有興作輒上疏諫止詔嘉納焉時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荅高帝嘆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不許嘗侍曲宴群臣數人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通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

高帝咲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又使陸澄
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
請誦之乃誦君子之車上章高帝曰善張子布更
覺非竒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高帝殂遺詔以
儉爲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武帝即位給班劔二
十人永明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官如故三年
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
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摠明
觀於儉宅開學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

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
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
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旁無留滯十日一
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
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
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武帝深委
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儉屢啓求解選不許七
年卒

謝朓字敬冲弘微孫也幼聰慧十歲能屬文父莊

遊土山賦詩使肅命篇肅攬筆便就莊莊因撫肅背
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遊姑孰勅莊攜肅從詔使
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孝武曰雖小竒童也起家撫
軍法曹蕭道成輔政選肅爲長史勅與褚炫江敷
劉侯俱入侍號爲天子四友道成進太尉又以肅
爲長史帶南海太守道成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
以肅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
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
非知機也肅荅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

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
必身終北面倣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
道成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肅侍中領秘書
監及齊受禪肅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
肅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肅曰
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肅曰
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
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太子願言於高
帝請誅肅高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遂廢于家後復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
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
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求外補領
吳興太守西昌侯鸞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叅
謀策肅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淪時爲吏部尚書
肅至郡致淪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肅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
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
諸子還建康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廊明帝屢徵
不至梁武帝踐阼徵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又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
六月肅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
尚書令肅辭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
門謝詔見於華林園明旦武帝幸肅宅醺語盡懽
肅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迎母乃許之臨發復
臨幸賦詩餞別士人送迎相望於道建康勅材官
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
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肅乘小輿升殿後

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卒於府

謝濬字義潔肫之弟少簡靜有韻度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中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孝武甚悅僕射褚淵聞濬年少清正以女結婚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永明中轉長史兼侍

中濬以晨昏有廢固辭不許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氏廬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濬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毋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誣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人連名保徵所在不爲申理濬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濬官濬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蕭鸞廢蠶林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與客圍基每下子輒云基當有意畢局乃還齋卧意不問外事鸞又廢海陵自立瀟遂屬疾不視事後燕會功臣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瀟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明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瀟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瀟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瀟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肱在吳興論啓稽晚瀟輒代爲啓被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卒

顏見遠晉侍中含七世孫爲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受禪見遠痛哭而死梁武曰我自應天順人何與天下人事而見遠乃至于此當時嘉其忠烈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楮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謂僧虔曰朝廷之心本爲殊

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
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父老乃相謂曰
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携請
罪所訟地遂爲開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
卽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
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
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
辭以婦孕吏民益嘆服之齊永明二年轉吏部尚
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封臨汝侯固讓
不受梁武帝至城內百僚署名送東昏首志聞而
歎曰寇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僞
慙不署名武帝覽感無志名心嘉之弗以讓也天
監元年除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建康有寡婦
無子姑亡舉債以歛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
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
姓民稱之不容口三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常懷止
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
自視豈可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終金紫光祿

大夫十二年卒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轆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貴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

王筠字元禮僧虔孫也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有重譽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卽署者筠除殿中卽或勸逡巡不就筠欣然供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此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爲文能

歷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梁武帝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岸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叅軍遷中書郎奉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爲一集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毀瘠過禮侯景之亂筠時不入城明

年太宗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不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驚懼墜空筠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沈約云自開關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

到溉字茂灌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遂家建康溉少孤貧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爲湘東王長史梁武帝敕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江夏

應天府志人物傳二 卷二十七 四
太守入爲左民尚書澆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
所蒞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
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
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性友愛初
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
終身蔬食蔣山有延賢寺者澆家世創立故生平
公俸咸以供焉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
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
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
終囑子孫以薄塋之禮卒時年七十二洽字茂洽
亦聰慧夙成文詞敏贍天監中與澆俱擢用而洽
尤見知賞從弟沆亦有時名武帝嘗問丘遲到洽
何如澆沆對曰正清過於沆沆文章不減澆加以清
言殆將難及時人比之二陸

周捨字昇逸其先安成人父顒隱鍾山遂家建康
後出爲齊中書侍郎有名于時捨博學多通尤精
義理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參軍建武中名爲
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

委焉遷太常丞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卽位博求
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顓素善重捨才噐言
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卽時天下草創禮儀損
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叅軍秣陵令入爲中
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
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
恩僖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卽太
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國
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預機密二

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與人汎論談諢終
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歎服之性
儉素衣服噐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歷太子
詹事卒

傅昭字茂遠其先靈州人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
者宗黨咸異之雍州刺史素顓嘗來昭所昭讀書
自若神色不改顓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噐
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
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遣車迎昭

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
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遺
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素粲深爲所禮辟
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
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
賢齊永明中累遷貞外郎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
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天下昭獨無所干預
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於板牀明帝聞之賜
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

物天監中爲安成內史安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
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
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
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
所見軍馬踐踏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
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
又不欲拒遂餒於門側十七年出爲臨海太守郡
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乃教勿封
縣令常餉粟實緡于簿下昭笑而還之昭爲政不

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門生不交私利終
口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
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閱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
遺失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
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
行已不負閭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
人自以爲不逮遂終于建康

蕭眎素蘭陵人思話孫也天監中丹陽丞初拜武
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性靜退少嗜欲
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
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
以此咸敬之久居建康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
室徵爲中書侍郎不就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
其籬門謚曰貞文先生

阮孝緒字士宗其先尉氏人父彥之宋太尉從事
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毋周氏卒有
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
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性沈

靜雖與兒僮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
通五經十五冠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
宜思自勗以庇余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
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
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以爲必至顛覆常
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
吐飧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
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武帝兵至建康家貧無以

爨僮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
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
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之歎
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
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至陳郡袁峻謂之曰
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
谷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
無間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
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毋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果心驚而返隣里嗟
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
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
一所遂就視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
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
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驗也及布卦既構五爻
曰此將爲感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
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
不利象寶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遁卦而上九

爻不發升遯之道便當高謝及著高隱傳上自炎
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南平
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
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駮何以異夫騏驎初
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
楊樹或以問孝緒曰清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
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王妃孝緒之
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
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荅云非我始

願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
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
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

馬樞扶風人博洽經史爲當世宗尚邵陵王綸鎮
徐州引爲學士甚被知賞太清之難避居茅山以
文籍自娛陳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赴樞少屬
離亂行義人所欽仰凡所居處盜賊輒不犯人爭
附之依止常數百家有白燕一雙巢于庭樹甚馴
狎春去秋來幾三十年時人以爲異

宋阮思聰字仲謀固始縣人弱冠膂力絕人善騎射
喜讀左氏春秋及兵家書積戰功累官吉州圍練
使知黃州事來居建康歷官所至有聲曾遣人詣
賈似道欲以重兵守鹿門山又言當由海道以搗
青齊則襄圍自解皆不見聽師潰聰歸建康權馬
司徐王榮都統翁福等昇制置司已下印鑰來告
曰大兵且至趙制置已去城中惟節使官高望救
一城之命聰曰我宋臣子也受宋恩厚不敢以城
獻王榮等知不可強乃止至元十八年病亟家人

見神人長丈餘被甲立廳事前聰遂卒聰初受知
呂文德趙葵王鑑皆加器重慷慨有大志治軍二
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爲郡處事務在平恕所至
民皆德之篤於親義嫁孤女十餘人素有知人之
鑒薦李珣于朝牛皋其部將也張世傑之初歸久
未知名聰召與語奇之薦于文德後竟著忠節云
文復之字廷實合州人登王會龍榜第三名及第
授閬州掌書記累官至湖北提刑以起居舍人召
每切齒丁大全所爲與人言我見上必極言其姦
邪大全覺之止不得見乞祠祿授朝散大夫主
成都府玉局觀欲還蜀道經建康時過事日亟馬
光祖守郡留不聽行遂居郡之修文坊元庶希愿
宣撫江東欽其名待如師友欲以故官薦之仕力
辭不應以經史自娛終其身子揆嘗爲工部架閣
遵父志亦不仕元云

元楊剛中字志行其先處之松陽人曾大父遂知黃
陂縣徙家建康剛幼穎異力學家貧與兄敏中竭
力以養內行淳篤行臺移治建康至者必禮其廬

由是聲譽益振以省辟主江寧縣學升平江路教授未赴擢福建閩海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行李蕭然若旅寓者部使者至改容禮貌僚宋與之言必稱先生兩主文衡所簡拔皆知名士或以不及貢額爲言曰國家設科目求賢才可濫取以充額耶丞相脫歡薦於朝召爲翰林待制兼編修官月餘謝病歸居家講學不倦所著有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出子李桓亦文學知名

大明陳遇字中行其先曹人宋建炎中曰義甫者爲翰林學士南渡遂家建康遇誠純篤實德宇粹然博學綜覽元末教授温州尋棄官歸

高皇帝定金陵搜訪人才御史秦元之薦遇宜備顧問

上素聞其名 御書稱中行先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起之遇就召

上與語大悅遇亦竭誠委已禮待日隆凡三幸其第命以官輒辭不受

上即帝位詢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殺人薄斂任賢

爲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賜輿一乘衛士十人被
命使兩浙還稱 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
疾遣鑿珍視愈入謝

上稱君子者再召對華蓋殿賜坐草平西詔賞賚有
加西域進良馬諫却之兩除太常卿禮部尚書皆
固辭

上曰朕不強卿以官成卿之高每進見陳說必根諸
仁義人有過被譴皆力爲言

上每俞允其優禮寵渥羣臣莫敢望嘗曰卿老矣有
子可帶刀侍衛遇伏地對曰臣三子皆幼待成立
以効馳驅及卒

上親爲文以祭 賜葬鍾山子恭仕至工部尚書
周瑄字廷玉其先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爲刑
部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瑄性寬大善議
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遂家江寧卒謚莊懿
贈太子少保

童軒字士昂其先鄱陽人以欽天監家應天景泰
辛未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時貢翠毛魚鮓諸

物以萬計軒疏止之又陳彌盜安民數事成化初
上封事皆見施行之蜀寇起往諭之即平三原王恕
云公不加兵而四境寧官三品謝政家無餘貲可
以見公平生矣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賜塋祭

金澤其先鄆人徙江寧少嗜學勤敏日居學宮成
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擢四川布政司
叅議蜀大饑率轉運所活甚衆進布政拜都御史
進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歷九年僅轉南京都
察院右都御史 命下適

孝皇不豫人疑爲矯制後史官檢章疏月日乃得辯
其誣

陳鋼字堅遠其先鄆人 國初籍太監院以醫名

南京鋼獨喜儒術從師游講讀不勸舉成化乙酉
鄉試授黔陽知縣爲政通大躰恤養惇獨民有無
告者闢荒田俾墾爲已業積穀數千石以備荒年
民翕然以懷廼興學校謹禮讓黔俗居喪擊鼓羣
歌歌且俚鋼知難卒禁也獨教以歌哀辭俗遂改

沅湘水合流域下數壞民居廼治石堤幾萬尺水
遂不溢縣南有道徑崖上石險狹僅容人跡辰沆
諸路軍戍靖州者往往夜墮崖下銅聚薪烈石而
鑿之外繚以索行者賴焉秩滿當去民遮道泣留
擢長沙通判岳麓書院圯廢日久鋼至修復之士
子絃誦一時爲盛在長沙者三年弘治丙辰以母
喪歸遘疾卒

伊乘字德載吳人爲應天府學生舉進士授南京
刑部主事貞外郎管諸司奏牘稱其學擢四川按
察僉事理冤抑活饑民討除劇賊稱其政三載乞
終養遂不復仕

陳鎬字宗之其先紹興人以欽天監家南京少與
弟欽有文學名成化丙午同舉應天鄉貢鎬第一
人明年同舉進士皆由郎署勅山東督學副使欽
亦爲廣東督學副使先卒鎬在山東成統學者甚
多至今思之官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卒于官

梁材字大用其先大城人國初籍金吾右衛遂
世家南京材舉進士授德清知縣以廉介著稱入

爲刑部主事折獄明審曉律令諸所擬當皆麗於情法逆瑾用事每以其意生殺人材據法力爭不少屈晉郎中改監察御史出知嘉興府調杭州皆有惠政而在杭尤著始至杭適歲饑告濟者前後塞路材語云五日即發粟以賑時倉無儲積人皆惑之材密訪某鄉某人有粟若干斛皆得其實屆期材親至其家曰汝有粟若干當糶半以銀償之即命賑其鄉人事完以報一日數處皆遍由是饑民數萬即日皆得食無侵漁留難之弊遠近大服

陞浙江按察使以憂去服闋補雲南先是有土酋相仇殺御史屢勘未結將謀變材至曰是未可治以中國法乃以贖論土酋者大驚喜即聽命御史難其大輕材曰不爾則變矣後偵知夷果密調兵聞無他故乃止尋轉貴州布政察廉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召爲刑部左侍郎進戶部尚書總覈財賦裁抑冗費條奏十餘事會計爲清未幾致仕復以右侍郎間住後以戶部難其人仍以材任適遇考察京官

肅皇帝素知材清正命監部院考察凡黜陟進退材
議居多是歲刑部有獄不決者四事

上命掌刑部讞之俱得其情奏上

上喜之在職六年

上眷注甚厚加太子少保竟以首權貴罷職其清慎
之操始終一致歸家甫兩月卒隆慶初 賜塋祭

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王鏊字汝和其先吳江人 國初隸籍錦衣衛遂

家南京舉正德辛未進士試峻吏部時流賊甫平

郡縣瘡痍未復鏊恐兆後憂乃爲原治二篇大畧
論今之賊盜皆繇守令非令監司惟利趨承撫按
因覈實效以至浸淫潰敗其彌盜根本則欲禁奢
立禮敦教化嚴貪墨太宰楊一清異之補文選主
事秉公持衡不與人交接尋以考功節益峻朝散
尙鍵自防人罕識其面晉驗封郎中

武皇南巡鑾上疏力諫廷杖致傷踰年卒士論惜之
陳沂字魯南鋼之子生而穎秀丰采照人五歲能
屬句十歲爲詩文驚動長老嘗著孔墨辨赤寶山

賦人傳誦焉比長益博綜羣言爲文汪濞雄偉有
蘇氏風時諸文人宦南都者咸相與倡和聲譽翕
然顧獨不能規規習逐時好暨正德丁丑始第于
春官在位者知沂有著述才改翰林庶吉士除編
修與修

毅皇帝實錄甲申與編修鄒守益等及與修撰楊慎
再論大禮乙酉實錄成進侍講每 經筵進說必
委曲寓規諷意

肅皇帝問宰執知其名又明年出爲江西叅議督賦
諸郡民皆稱便庚寅進山東左叅政按沂莒滕費
郡邑察其灾荒發官帑市牛給民耕墾歲別大熟
又爲蠲馬種薪木運布諸征潤瘵者稍獲甦息嘗
按鉅野有郡盜謀劫縣沂偵知之即調兵掩捕盜
驚散乃言于憲臣賊兵者以爲不然居無何盜竟
破縣去遂改山西太僕卿再疏乞歸築遂初齋杜
門著述絕意人事沂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晚益
臻理與所著有金陵圖考諸書傳世山東通志南
畿志皆其筆削云

何遵字孟循其先吳江人國初隸籍欽天監遂
世家南京遵爲人任質不尚矯激之行居常訥訥
然於世故泊如也因自號曰味淡初舉正德甲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督商稅荊州荊州故利府以墨
敗者相繼遵處之若無與聲名起矣已卯返命

闕下

毅皇帝頻巡幸逆臣江彬者實導之始狩於近郊後
遂歷上谷雲中諸邊至是有詔除道將登封岱
宗遵吳會浮江漢而上以禱于太嶽逆藩侯變禍

且莫測兵部郎中黃鞏修撰舒芬等暨遵先後進
諫彬怒矯詔下鞏等獄且以死脅言者遵不顧
復上䟽言鞏等無罪不宜誅諫臣語益剴切彬愈
怒拜下遵于獄榜掠頻死復罰跪廷杖逾二日竟
死遵之將諫也貽書鄉人周金陳沂以親老爲託
語不及私嘉靖初錄遵忠贈尚寶司卿蔭一子爲
國子生

李逢暘字惟明國初籍金吾後衛家南京舉隆
慶戊辰進士授禮部主事尋署郎中以疾卒逢暘

幼端謹如成人羈貫知學即以古聖賢為師法篤
於踐履擇地而蹈居家庭間輦笑不苟雖盛夏恒
整衣冠危坐終日無傾側容與人交誠意懇至人
不忍欺亦不敢慢也視世沒溺財利惟恐污之居
郡學時京兆喻時延置家塾教其子逢暘以師道
自重出入未嘗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
于鄉喻寔薦之逢暘聞之弗善也絕不謁謝喻亦
不介意人謂喻之推賢逢暘之自守蓋兩得云逢
暘少自檢束以名節相砥礪嘗語所善者曰學校
風俗所關瀕厚自待世間兒曹態不足倣慕也願
後來者勉之居官益捐之卒時年踰四十人咸惜
其不究于用云

廣天府志卷二十七

廣天府志卷二十七終

